

群书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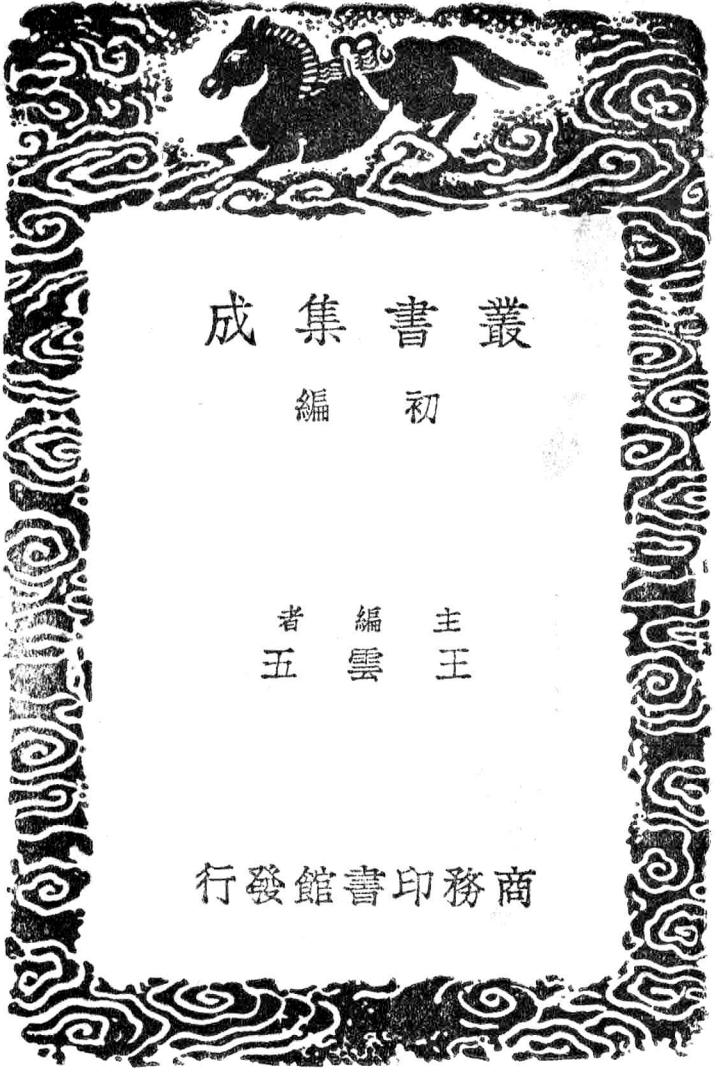




要治書羣

(七)

撰等徵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晏子

晏嬰

諫上

本書去冠被裳。去作釋衣冠三字。

君作上。

無一字。

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問於左右曰。仁人亦樂此樂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猶人也。夫何爲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趨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糞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晏子之教也。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

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公下舊無能字補之。不上有曰字。置子作置大。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處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尊卑卑，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而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持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筴之作莫之從三字。下筴同。無令之之。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命三出而職計筴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筴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去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

親作勤。

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景公觀於淄上。喟然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烈士並立。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景公出游。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吠畝。

丁公下有
太公二字

乘作御。

北作面。

之中。孰暇患死。公不悅。無幾何。梁丘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望。睹箕星。召伯常騫使攘而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雖不去箕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何暇在箕。莠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孰責寡人哉。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來。弛鳥獸之禁。無以拘民。

諫下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爲長廩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途。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君不息乎。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爲頓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脩靈王之迹。嬰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廩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令勿收斬板而去之。

頓作頓。
道作違。
脩作循。

驅作安
仁人作仁
君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於塗。再拜于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矣。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未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析。不得合骨。豐樂侈游。兼傲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路寢臺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玄冠。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壙。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爲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爲子道。父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

謂之孝也。爲妻使衆妾皆得驢欣於夫。謂之不妒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爲墉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聞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涖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受祿。不爲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富作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

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受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卽進。否卽退。不與君行邪。

無嶽作同
怨。恐作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一。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而百姓無恐也。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中聽任聖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傲賢者。不能威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單百姓。四時易

舊無禍字
補之。

靜作潔。

散作瘁。

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蔽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地育長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治作給。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者以一事。不可責徧成焉。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治矣。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矣。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辨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流湏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

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讐。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反義。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不可燻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故難去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

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智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貴焉。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問下

語作諺
而下有糧
食二字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邪。寡人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壹游壹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千鍾。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

禮疑祀。

浦作澤下
同。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田漁。以毋偪川浦。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

荐至作薦
罪。

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徧山林。羨飯食。多田漁。以徧川浦。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荐至。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譽。獄讞不中。則弦寧暱侍。田野不脩。民萌不安。則寧戚暱侍。軍士惰戎。士肆。則王子城甫暱侍。居處逸怠。左右懼畏。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僂。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後乎。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邪。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問公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窳。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惰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

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兵作叛者
二字
無大臣得
帶有不
乎一句
夫子作將
軍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君何爲非時而來。君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景公探雀觥。觥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觥。觥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探雀觥。觥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君下有仁
愛二字

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

舊無所字
補之

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子之遷位。新之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十也。春至也。秋風且至。矣。

魯昭公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遷位。新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芟密其枝葉。春氣至。債以揭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噤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

舊無之詞。之二字。補。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所。作爲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雜下

倣作任
路與作輕
車下
同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佞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輿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侈靡而不顧行也。今路輿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卽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景公游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民用兵。平亂討暴。必以義。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生殺。殺以生也。攻其國。

愛其民。攻之可也。除民害。去亂君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將有五材。則民親。

悅恃方而信之也。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則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勝。故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

愛吾民也。春秋與師爲違時。飢疲不加以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敵有喪。飢疲不加兵。愛彼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

愛民也。大寒止暑。吏上懈倦。難以警戒。大寒以露。則生外疾。甚暑以暴。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已彼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

病。以是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知始知終。是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爲民紀。古之道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舍。爲民綱紀。古之所傳政道也。先王

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境。名治其職。諸侯悅

懷。海外來服。服從已也。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

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圯德。逆天之時。徧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刑者正天。子之法也。

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

牆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

本書已或
作民。

舊無是以
明其信也
六字。補
散作教。

治作至。

伯作百官
二字。官
國作人。
事作數。

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者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舉賢良更立爲君。奉尊王法。復五官之職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表裏也又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誡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盡民之善無損德善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氏不賞不

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疑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罪惡不遷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

不登作亡
等。

伐善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大敗不誅上下皆不善在己也。一軍奔北。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下不求進也。

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舉兵深入長驅。據其郡邑。絕其外內。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爲次也。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也。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其次伐交。交。將合。其合。其次伐兵。兵形已成。下攻攻城。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爲下。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

全也。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

吾之不可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罰之。卽不服。不服卽難用也。卒已

附親而罰不行者。卽不可用矣。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

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全

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

全。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專任。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

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明主慮之。良將脩之。非

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

利而止。怒可復喜。愠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國之

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

師下有舉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不事不耕者。凡七十萬家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

作耕稼。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不可以行。事度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禱祀以求也。不可象於事也。不可以事類求也。不可驗於度。不可以行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
度數推者。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作。而不辭。不辭謝而逆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

不尙賢。賢。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故雖

還美。深。不輕言。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猶治身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慮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貴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

百姓爲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則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也。言人所爲功成事立。名遂稱遂。不挺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

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衰也。

五色令人目盲。含淫好色。傷精失明。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和氣去心也。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馳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辱也。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淳也。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畏。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絕巧。絕巧詐也。棄利。棄貪路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無邪私也。以為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見素抱樸。見素守真。抱其質朴。少私寡

欲。

曲則全。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少則得。自受

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

明視。聖人因天下之目以故能明達。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不自矜。

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為此者。天地也。孰。誰也。孰能久。而

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況人欲為暴卒者乎。故從事於道。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

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為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擯行之鄙也。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眾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者無功。所

輒自伐。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不以久長。故有道者不處。

道大道大者。無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盡地大者無不載王天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入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地法天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清靜不言萬物自成。道法自然道性自然。也。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也。而以身輕於天

下疾時王奢恣輕淫也。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也。故

無棄物不賤石而貴玉。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道使爲善得以爲給用。

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重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爲天下谿常德

不離人能謙下如深溪則德常在。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也。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

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也。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下神器不可爲

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實性也。執者失也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也。是以聖人

舊無貴其師三字補之。

本書流下有入字。

也作之。

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也。奢謂服飾飲食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也。以道佐人主。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強於

天下。順天任德。敵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善者果而已。人自服也。

注無不敢。行善者當果敢而己。不休也。不敢以取強焉。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也。果而勿

驕。驕欺勿以驕欺也。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爲強。以侵凌人也。

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逢亂。乃用之以自守也。恬慤爲上。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勝而

不美。雖得勝不以爲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美得勝者。是爲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

上左。左生位。凶事上右。陰道殺也。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

處之。喪禮上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

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桀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智。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自勝者強。人能自

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強也。知足者富。人能知之爲足。則保福祿。故爲富也。強行者則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爲有意於道。不失其所者久。能

而能作若。自節養不失其所。則可以久也。死而不妄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語。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以無爲爲常也。侯王而

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德經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

德。下德謂號盜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上德無為。言法道虛靜。而無以為。言

以名號。下德為之。言為教令。而有以為。言以為已。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也。此而愚之始

也。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不處其薄。不處身遠道。處其實。忠

信也。不處其華。不上言。其厚者。處身於敦樸。為世煩亂也。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

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以道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也。天無以

清恐將裂。言天當有陰陽晝夜。不可但欲清。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不可但欲安。神無以靈

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休廢。不可但欲靈。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常。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為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汲汲求賢。不可

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高必以下為基。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下能。此其以賤為本。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

如車轂。為衆輻所湊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穀。不詳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虛謙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

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去柔為剛也。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強梁者不得其死。讓必還。

得作致。貪富者得患。我亦教人。為弱去剛為柔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其作非本。下有邪字。

式作戒。

梁強者尙勢任力。爲天所絕。兵刃所伐。不得以命死也。吾將以爲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式之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

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帥之以身也。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之治。無爲之治。治身

也。治國也。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也。知足不

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人不擾。故可

也。長久也。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

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大直若屈。大直。謂脩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大巧若拙。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

大辯若訥。大辯。知無疑也。如訥者無口辭也。清靜以爲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道也。謂人主有

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謂人主有天下無道。道也。謂人主有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罪莫大於可欲。好淫色

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無欲心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所以見天下矣。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人君清靜。天氣自

於己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

德。上好武。

德。上好武。

下好力。聖人原小知。不爲而成。上無所爲。則下無事。大。察內知外也。家給人足。物自化也。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

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民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

善之。百姓爲不善。聖人化之使善。

信者吾信之。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因而從之。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取以爲利。

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

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

是謂玄德。道之所行。恩德玄闊。不可得見也。

無高字。

著作奪。

天道甚夷。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大道甚平。易。而人好從邪不正。

朝甚除。高臺榭。宮室脩。

田甚蕪。農事廢。不耕治。

倉甚虛。五穀傷。害。國

無儲也。服文采。好飾。帶利劍。武且奢。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是謂盜夸。劫盜以爲服飾。持行夸人。

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

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不可得引而拔也。

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道於身。愛氣養神。其德如是。乃爲真人。

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孝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

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

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

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脩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也。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

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

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

於耳。上下不親。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宮觀。影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好也。故國家皆亂也。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我無為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

民自富。我無徭役。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為質樸。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味。似者不明也。其民醇醇。政教寬大。故民醇醇。醇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其民缺缺。民不

以疏薄。故缺缺日。禍兮福之所倚。倚。因。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脩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執

知其極。禍福更相生。無知其窮極時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去也。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以德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之寶也。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

故為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

為無為。無所造。除煩省事。事無事。味無味。深思遠慮。報怨以德。脩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

成也。為大於其細。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也。虞謙虛。故能成其大也。天下共歸。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多易必多難。不慎患。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

也。故能成其大也。天下共歸。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多易必多難。不慎患。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

遇。重難之欲。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正。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

散。其未彰著。微者易散去也。為之於未有。欲有所為。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從小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為者敗之。有為於事。廢於自然。執者失

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為故無敗。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為也。民入

德幾成而貪位好名。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常如始。不常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泰盈滿而敗之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

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

之者使。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而不敢為焉。有所造。為恐遠本。聖人動作因循。不敢

古之善為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非以道教民。明知奸巧。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智樸不詐偽也。民之難治以其智

多。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為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

之福也。故為國之福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者。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

處謙。虛。欲先民。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處下。故民戴仰不以為重也。處前

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明蔽後。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斂若取之於己。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為謙退也。

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斂若取之於己。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為謙退也。不

慈故能勇。

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儉故能廣。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今舍慈且勇。

今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舍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為奢泰。

舍後且先。舍其後己。但為人先。死矣。動入死道。夫慈以戰則

勝。以守則固。

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則堅固也。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

吾不敢為主。主。先也。不

為客。

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

戰貪財。

戰貪財。輕敵幾喪吾寶。賤。近也。寶。身。欺。輕敵家。近喪身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先子言吾所言者。而易知。約而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

是我德之闕。不見於外。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

寶藏德為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

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

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皆

謀善。

釋。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脩善行惡。各深其報。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雖疏

民不畏死。

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不知畏之。

柰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若使

民常畏死。

當除己之所殘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

化之而先刑罰也。

刑罰也。

買身下有也字。

為貴作不以示人。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人民不可治者。以其上多欲。好有爲。是

以難治。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

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執刻契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

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君能爲人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民安其

業。故不遠遷。雖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無爲。不好出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天下。甘其食。甘其蔬食。不

其衣。美其異衣。不貴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樸之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無情欲也。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

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鷓冠子

博選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己。三曰

本書下人
上有權字

噫嗒叱作
樂嗒苦咄
交佐友

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人者以賢聖爲本賢聖者以博選爲本博選者以五至爲本故北面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噫嗒叱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處亡主與役處

著希

無靜字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爲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爲醫乎己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間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也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

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鑿血脈，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

本註罔作閱。

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職適於一方者，餘塗則罔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厚。若溫也，則不能

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

者也。方圓靖躁，理不得兼。

殷湯問

本書無殷字，作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

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

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清己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將弗久矣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不以逮已故能無棄

人也化之吏合道而不宰割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

賴作頰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之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見

故曰不賢不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未能盡道故僅可耳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

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

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

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雍必

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卻雍也遂共盜而戕殺之晉侯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

果如子言卻雍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

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少識以適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也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丈夫

晉國前當有說符二字

少作先

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鼃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

詹何善隱者也。

詹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幾，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晉文公染於咎犯，楚莊

干作羊
文作公
終作夷
幾作夷

染於孫叔。吳闔廬染於伍員。越句踐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中行寅染於籍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中山尙染於魏義。宋康染於唐鞅。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無其事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

息作德。

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伎。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使上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使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

墨子曰以
下出辭過
篇。潤之詞
避潤之詞
下有溼字
使上作便
於生。使
於身。使

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溫清。故作誨婦人。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衣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摻。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餽餽。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

無固字。

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右左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尙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

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之。皆兢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恆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收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

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而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尙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尙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

正作政。

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肯曰我爲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昔者禹。湯。文。武方爲

曰上有必
字。

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蓄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豈以爲其命哉。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世之

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五

文子 曾子

文子老子弟子

道原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卽察矣。寡其所求。卽得矣。

本書智作身。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悅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精誠

卽作者。夫水濁者魚險。政苛卽民亂。上多欲卽下多詐。上煩擾卽下不定。上多求卽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脩者本也。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也。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自往。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以治難矣。皋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多昏亂。故聖人精誠形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爲貴也。夫至精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也。

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惛惛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也。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憂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人行可悅之政。人而作而人。而莫不順其令。令順卽從小。而致大。令逆卽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九作十。 九守

二十子全 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卽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

書水作涼。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天道極卽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符言

人之情。服於德。不服於力。故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卽天下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得。知後之爲先。卽幾道矣。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文子問德。仁義禮。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人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卽下怨。無仁卽下爭。無義卽下異。無禮卽下亂。四經不立。

謂之無道。無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說道。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憂。喻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矣。夫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

之憂作愛
之。喻焉
作逾篇。

也。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

上德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也。

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微明

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即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陳之事者。即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也。智莫大於知人也。愛人即無寃刑。知人即無亂政。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言出於口。不可

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以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也。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於救之。雖神聖人不能爲謀也。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故聖人深居以避害。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作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盡慮於已成之內。是以患禍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也。

無盡慮二字。

深作淵。其欲者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爲之穀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爲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祝。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有成。

不失仁心。作有仁義。

言雖字倒。

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而思解。圖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矣。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

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當不若舍趣而審仁義也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

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慈父之愛子也非求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矣有以爲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善即得衆人之心見所始即知所終矣

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福

道自然

二十子全
書無道字

山處者木
作林處者

探作蕭
箭作蕭

昔者堯之治天下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便其人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巧易所拙也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

躁作詳。

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養作資。

以道治天下。非易民性也。因其有而條暢之。故瀆水者因水之流。產稼者因地之宜。征伐者因民之欲。能因即無敵於天下矣。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無其性。無其養。不可使遵道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也。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聽從。嘑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道作通。

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尙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弗好憎。賞罰不喜怒。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道明矣。

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同者勝。乘衆人之知。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弗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弃人。

物無弃財矣。

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堯作陵。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掩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貨。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食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堯瘦癯。舜梨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人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用。於是瞻者。未之聞也。

下德

開作供。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

勢下有位
字。

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至。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卽民性可善，風俗可美矣。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縱之放僻淫逸，而禁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天下，不能禁其姦矣。目悅五色，口欲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稱尊號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者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也。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殺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農士作土
農。

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商工，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也。夫先知遠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性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

與性作以
法。

罰不勝危爲難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卽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奸。獸窮卽觸。鳥窮卽啄。人窮卽詐。此之謂也。

以恐卽。
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矣。夫君人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旣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卽無不成也。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夫責小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

詞。殺作峻。
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彊也。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也。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也。嚴刑利殺。不足以爲

作作文。
威也。爲存政者。無小必存。爲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御。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也。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材之所加者淺。卽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卽威之所制者廣。廣卽我強而敵弱矣。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

作作深。
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兵道也。

作上仁。
上行

決眞作淡。
非漠眞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平正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

通作聰。

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可。耳目通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在匹夫芻蕘。猶不可弃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矣。其言可行。不貴其辨矣。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惠作慧。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辨難爲惠。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逸。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矣。無道以臨之。命雖衆足以亂矣。

鯨魚失水而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民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弗用。反以事專其上。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數窮於下。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卽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卽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矣。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卽上下乖心。羣臣相怨矣。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弗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卽人主愈勞。人臣愈逸矣。是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與馬逐遠。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輿。馬服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爲非者寡矣。

上義

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後

銜作銜。
生疑存。

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

輿馬作駟
馬。

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馬也。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以離車輿之安。手不可以失駟馬之心。故輿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材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則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行自然之道。萬舉而無失矣。

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由金石。壹調不可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

戒作式。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也。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責於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戒。故禁勝於身。卽令行於民矣。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懸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卽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從己出也。

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趣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處下有有字。

君臣異道。卽治同道。卽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卽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義者。非能盡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

廢置不可不審也。

不善之不作小。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卽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

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卽難矣。夫衆人見位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也。故論人之道。貴卽觀其所舉。富卽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卽觀其所不爲。視其所患。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卽人情得矣。

比下有之仁二字。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非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比身卽小。身所重也。比義卽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義作戰
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野。義之下也。

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卽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卽不難爲之亡。故子父兄弟之寇。不可與鬪。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勢。察其勞逸。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上禮

昔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高下之宜。除飢寒之患。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而教之。此其治之綱紀也。得道卽舉。失道卽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衰。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以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卽反。益卽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矣。聖人之道。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

能教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恥。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垢。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動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法不能禁也。

鄠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莫之歸。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卽大矣。裂之道也。

曾子參

脩身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

大戴禮淺
作序

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淺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見利思辱。見難思誥。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趨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矣。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心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也。太上不生惡。其次生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復而不改。隕身覆家。大者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愕愕。行身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也。大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慄者。鮮不濟矣。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

敬上有莊字。

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詩言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悌。可謂知終矣。

制言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小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者。故士執仁與義。而不開行之未篤也。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脩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

簡作循。

疾病

來作求。

加上有在
字賦作貸
魚次之室
次鮑魚之

曾子曰：君子之務蓋有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庫而巢其上。魚鼈龜鼉以川爲淺而窟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是故君子苟毋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來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魚次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吳子

吳起

圖國

吳子曰。古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民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本書無下
民字。四
三作四。
進戰下有
不和於戰
不可以決
勝二句。

凡兵所起者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困飢。其名又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危民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此其勢也。

論將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之論將。恆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輕命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

不辭至而
復舊作
辭不補
心不補
取作教

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迎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反。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也。凡制國治軍。必設之以禮。厲之以義。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是故以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戰必勝。守必固之道。對曰。君使賢者居上。不肖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居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言居二字
下君一字

治兵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治爲勝。又問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如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也。

勵士

武侯曰。嚴刑明賞。足以勝敵乎。吳子曰。嚴明之事。非所恃也。發號布令。而民樂聞。興師動衆。而民樂戰。交兵接刃。而民安死。此三者。人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柰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之。饗無功而厲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有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肴席無重饗。畢而出。乃又班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於廟門之外。亦以功爲差數。唯無

五作三。

則作以。
舊無一字。
補之。

功者不得耳。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行之五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吏令奮擊之者以萬數。吳子曰。臣聞之。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以率討之。固難當矣。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以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之過。國其殆矣。莊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乃慙。

商君子

商鞅

六法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爲而事廢。故聖人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危者。

未之有也。

脩權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則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矣。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命而不致其刑。則民傲罪。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私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故法者。國之權衡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議。皆不知類者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毀公者誅。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爵祿便近親。則勞臣不怨。不以刑罰隱疏遠。則下親上。故官賢選能。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

本書蒐作
當舊作杖
下同
改之

之利而蒐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國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定分

去食下舊
無欲字
補之

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猶欲無饑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爲可分。以爲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此所謂名分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奸之。而況衆人乎。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則大詐真信。巨盜愿懲。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爲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徧能知之。萬民無陷於險危也。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民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尸子

尸佼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是故子路卜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駟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夫學譬之礪礪也。夫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于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史鱸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櫟。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遽伯玉之行也。然則興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政於天下也。今非比志意也。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以卻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

而舊作與
改之。

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徧。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存。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楫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子尙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爲不義。不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

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干霄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償也。爍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杼江漢之水。弗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燦火蘖足也。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

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天，則騏驎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

則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皋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夫

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効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効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効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

發蒙

無可疑。

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過其實。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

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愛民且可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壯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自不行間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同執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執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執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執任之。則有分無益。

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陳。繩。而。斲。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服。矣。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功。爲。人。君。者。以。用。賢。爲。功。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

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唯。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爲。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入。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入疑義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惜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皋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是。然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衆惡至焉。

廣

恕疑怒
下同。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徇。中國聞而非之。恕則以親戚徇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恕。弁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也。非智損也。愛。弁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綽子

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胥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子者孟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句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故曰。君誠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

之大仁。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爲而人善？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地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聖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亂矣，難以爲善，此不然也。夫饑者易食，寒者易衣，此亂而後易爲德也。

申子

申不害

大體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今人君之所以高爲城郭，用謹門閭之閉者，爲寇戎盜賊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

特疑特

疏疑跡

其國矣。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荊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爲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爲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孟子

梁惠王

孟子見於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

已矣。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唯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耳。以利爲名，則有不仁之患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各欲收利，必至於篡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命。孟子對曰：殺人也，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杖也。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殺人無異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爲政乃若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

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菟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也。則是

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丈尺之間耳。今陷阱乃方四十里。民患其大。不亦宜乎。

公孫丑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

先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亦易於轉丸於掌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今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此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之心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

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賊害其性，使爲不善。

謂其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

也。惡者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技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鎧也。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作棺，欲其早售，利在人死也。故治術不可不慎修其善者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其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又甚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也。

滕文公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曰治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

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故治於人者食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

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食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治焉舜使

禹疏九河決汝漢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

爲己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

難

離婁

孟子曰離婁子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既竭耳力焉繼

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也故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

澤爲政不因先王之法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即用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惡于

本書無不能二字
注食作養

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者道。則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保四海之內。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舊無恩字補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

告子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申。非疾痛害事。如有能申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餘指皆有名。無名指非手之用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

而反惡指。故曰不知類。類。事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成也。

盡心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趣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逸矣。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殺此罪人者。

慎子

恐脫篇名

天有明，不憂人之闇也。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之闇也，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也，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矣。聖人雖不憂人之危也，百姓準上而比於其下，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矣。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而與之耳。豈其心哉。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傾則見之者皆走。荀卿曰：仲尼之狀，面若蒙頰。易之以玄緡，則行者皆止。緡謂細布。由是觀之，則玄緡、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踰、窮谷、野走、千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理有相須，而作事有待具而成。故雖資傾城之觀，必俟衣裳之飾。雖挺越常之足，必假藥物而疾。故有才無勢，將顛墜於溝壑，有勢無才，亦騰騰乎風雲。萬動云云，咸皆然耳。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能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矜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漫於

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古之宰物。皆用其一能以成其一事。是以用無弃人。使無弃才。若乃任使於過分之中。役物於異恆之地。則上下顛倒。事能淆亂矣。百工之

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其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致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人之情也。莫不自賢。則一人之所欲。不必善。不相推。政要在一人。從則政教陵遲矣。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理無不通。通理以爲天

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也。非立官以爲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之心也。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鈞策爲均也。使

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使不上也。明君動事必由惠。定罪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法者所以愛民。禮者所以便事。故欲不得干時。必於農隙也。愛不得犯法。當官而行。貴不得踰規。祿

不得踰位。惠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民無羨財。羨猶溢也。

因循

禍疑禍。

天道因則大。因百姓之情。遂自然之事。其功至高。其道至大也。化則細。化使從我物所樂。其理禍狹。其德細小也。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違性矯情。引彼就我。則愈戾乖違。莫有從之者矣。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

本書民雜
以下連上
謂因

聾者使其
聽·盲者
使其視·
當作聾者
使其視者
聽者使其
盲者使其

瞻疑瞻·

不與入雜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夫君上取用。必須天機之動。性分之通。然後上下交泰。經世可久耳。故放使自爲。則無不得。仕而使之。
則無不
失矣。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故聖人不求備於一人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

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苞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夫人君之御世也。皆曲盡百姓之能。兼羅萬物之勿。因其長

短。就而用之。使能文者爲文。能武者爲武。聾者聾者使其聽。盲者使其視。故理有慈用。物無弃財。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

擇其下。故足也。不擇其下。則易爲下矣。易爲下。則下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其下既多。故

在上者。君臣之道。臣事事。言事其事。所事。而君無事。百官之屬。各有所司。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

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

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君好見其善。則羣下皆淫善於君矣。上以一方之善而施於衆力之中。求其爲瞻。偏已多矣。君偏既多

而臣縉其善。則天下亂矣。

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夫所以置三公而列百官者。將使羣臣各進所知以康庶績耳。若乃君顯其善而臣藏其能。百事從君而出。衆

端自上而下。則臣善不用。而歸惡有在矣。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瞻矣。假使其賢。猶

智以穿羣下。而況不最賢。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瞻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瞻之道也。

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矣。言君之專荷其事，則臣下不復以事爲事矣。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所謂任人者，選自任者勞也。知忠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

同世之世
疑衍

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夫滅亡之國，皆有忠臣耳。然賢君千載一會，忠臣世世有之。值其一隆之時，則相與而交與矣。遇其昏亂之主，則相與而俱已矣。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主君於閭墨

已疑亡字
遇疑過

之中，遂染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

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六親不和，有慈也。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家昏亂

有貞臣也。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脩於身，而不敢以善驕矜守職

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順，以事

其上。如此，則至治已。此五帝三王之業也。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惡不衆則不足，以亡其國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善

多則不足以興治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

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爲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言其善道不可勝言也。而桀有運非之名。天下之惡皆歸之也。則得人與失

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

之力也。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猶在也。特君而不亂。失君必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有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也。特親而不亂。失親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民之所信者法也。今在賞者欲多。在罰者欲少。無法以限之。則不知所論矣。雖極聰明以窮輕重。盡心以班奪與。夫何解於怨望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是同功而殊罰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鈎也。非以鈎策爲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爲。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君臣

爲人君者不多聽。物有本。事有原。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

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法令者。生民之命。至治之令。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焉。

尹文子

大道

• 本書大道
下有上字

古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惠聰明同治矣。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則處上有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治。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古語曰。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言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

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嶮，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厝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厝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彭蒙曰：雉菟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者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勇者不矜，足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凌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於衆，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費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合境不鬻異綵，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

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聖人作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滄挹。聖人措而不言也。

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亂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強國。有治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妾媵。少子孫。疏宗強。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

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強。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語曰。佞辨可以熒惑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於嗜好。而弗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而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凡人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矣。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懼之。

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

者也。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必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焉。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所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弗能制。不可恕矣。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不與同苦樂故也。雖不酬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者之望富貴。其所以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不與人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而人君不可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莊子

胙篋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之時。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作靡。則無時慊意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人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弃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治至

注至治作
好知。

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智之過也。上謂至治之君。智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智而無道。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逾密。雖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智。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自知。任知則無妙也。智詐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

天地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用。何。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皆非所以養意。故辭。封人曰。始也以汝為聖人也。今然。君子也。天生烝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富而使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聖人鶉居。無事而斯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章。率性而動。無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閒。故無於而無不為者。非不閒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至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天道

注以作臣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者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以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

上同德也。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

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乘主用。則非臣也。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矣。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雕萬物。而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夫在上者。愚於不能無爲也。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告繇不得行其助。勳。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

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矣。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成。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

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者也。精夫

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末學者。古之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長先而少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從。男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

之位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先後之

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之

所尚也。愚智處宜。貴賤履位。官各當其才也。必分其能。無相易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溢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

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之人有之。此

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下。斯乃畜下者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傲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不廢窮民。恆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

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雨施

矣。此皆不爲而自然者也。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知北遊

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效之所由生也。故矯損華僞。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云。予欲無言。至人無爲而已。任其自爲。大聖不作也。唯因在。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無異者。

徐無鬼

廖作明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苦謖。廖前馬。昆闞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何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既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也。若乃城下池淺。守弱。可取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故按刑德。天官之陳曰。背水陳者爲絕地。向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

本書戰作
器。舊作猶
改之。

濟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人擊紂之億有八萬人。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陳哉。然不得勝者何。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稽己智者謂之天官。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

兵談

絕疑紀

王者民望之如日月。歸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故曰明乎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故曰國貧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四時不應者能應之。故夫土廣而任。則其國不得無富。民衆而制。則其國不得無治。且富治之國。兵不發。刀甲不出。暴而威服天下矣。故曰兵勝於朝廷。勝於喪絕。勝於土功。勝於市井。暴甲而勝。將勝也。戰而勝。臣勝也。戰再勝。富一敗。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戰威

令所以一衆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疑。毋申。事所以待衆力也。不審所動。則數變。數變。則事雖起。衆不安也。動事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難。毋戚。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古率民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能致其死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而後民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而後民以死易生。故古率民者。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託其身焉。民死

丘墓作兵
役

其上如其親而後申之以制。古爲戰者必本氣以厲志。厲志以使四枝。四枝以使五兵。故志不厲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雖衆不武。厲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以營也。不可不顯也。必因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營以顯之。因其所歸以固之。田祿之實。飲食之糧。親戚同鄉。鄉里相勸。死喪相救。丘墓相從。民之所以歸。不可不速也。如此故什伍如親戚。阡陌如朋友。故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軌。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矣。故先王務尊於兵。尊於兵其本有五。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士不強。備用不便則士橫刑。誅不必則士不畏。先王務此五者。故靜能守其所有。動能成其所欲。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政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矣。勤勞之事。將必從己先。故暑不立蓋。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險。將必下步。軍井通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壘成而後舍。軍不畢食。亦不火食。飢飽勞逸。寒暑必身度之。如此則師雖久不老。雖老不弊。故軍無損卒。將無惰志。

兵令

政作功
上事作和
立作張
通作成

畏將之將
下舊無甚
字補之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王者所以伐暴亂而定仁義也。戰國所以立威侵敵也。弱國所以不能廢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以武爲表。以文爲裏。以武爲外。以文爲內。能審此二者。知所以勝敗矣。武者所以凌敵分死生也。文者所以視利害。觀安危。武者所以犯敵也。文者所以守之也。兵用文武也。如響之應聲也。如影之隨身也。將有威則生。無威則死。有威則勝。無威則敗。卒有將則鬪。無將則北。有將則死。無將則辱。威者賞罰之謂也。卒畏將甚於敵者。戰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戰北。夫戰而知所以勝敗者。固稱將於敵也。敵之與將也。猶權衡也。將之於卒也。非有父母之側。血膚之屬。六親之私。然而見敵走之如歸。前雖有千仞之谿。不測之淵。見入湯火如蹈者。前見全明之賞。後見必死之刑也。將之能制士卒。其在軍營之內。行陣之間。明慶賞。嚴刑罰。陳斧鉞。飾章旗。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及至兩敵相至。行陳薄近。將提枹而鼓之。存亡生死。存枹之端矣。雖有天下善兵者。不能圖大鼓之後矣。